

动词语义衍生机制的多维阐释

——以感知动词 *смотреть* 为例

孙敏庆

(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语义衍生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借助义素分析理论、词义参数理论以及认知语义理论可以揭示动词语义衍生机制。从义素层面看, 动词语义衍生是功能各异、地位不同的义子发生转化和变异, 使得语义结构重新整合的过程; 词义参数理论认为语义衍生必然涉及主题类别、分类范畴、角色配位以及参项的分类类别中一个或多个参数的变化; 认知语义学主张从人的认知能力出发来探寻词义引申理据, 强调一个意义对应着一个认知结构, 词义引申是隐喻和转喻两种机制作用的结果, 而意象图式在其间发挥着关键作用。兼顾以上三个方面, 可以更全面、立体揭示语义衍生的动态机制。典型感知动词 *смотреть* 的语义丰富, 通过考察其义素构成和词义参数, 并对其进行认知分析, 使该动词的语义衍生机制得到多向位阐释。

关键词: 语义衍生; 义素; 词义参数; 认知

中图分类号: H353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语义衍生 (семантическая деривация) 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马清华指出: “现实作用力、心理力量、文化压力、语言内部力量是推动词义 (或词义体系) 变化的四种力量。其中心理力量包括认识和态度、认知联想、情感联想、通感、求新、猎奇和激情、注意。语言内部力量包括经济原则的制约、习惯组合、词义磨损、表达力的更新和加强、体系调整。(马清华 2006: 3—13) 张志毅、张庆云认为义位演变的原因源于三个世界: 客观世界、主体世界、语言世界。前两个是外部原因, 后一个是内部原因。(张志毅, 张庆云 2012: 261—276) 结构主义视角下的义素分析理论、动态分析视角下的词义参数理论和认知视角下的隐喻、转喻和意象图式理论, 主要是从语言层面和认知层面探寻语义衍生机制。三种理论都提出了各自特有的语义衍生模式。然而三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对立, 而是相互补充。“只有超越一个学派(学说)的狭窄视域, 才能发现其他学派(学说)的合理性与片面性”(张志毅, 张庆云 2012: 112)。将这三种理论有机结合, 对动词语义衍生进行剖析, 能够使这一问题得到更全面、透彻的阐释。

2 动词语义衍生机制的义素阐释

词义衍生是一个复杂过程, 这首先是由词义结构本身的复杂性决定的。多义词每个词汇语义变体的内容层面——义位 (семема) 都可以分解为各个义子 (сема), 词义衍生的动因可以归结为义子变化。В.Г. Гак 将构成义位的义子区分为 3 种类型: “超义子, 即使结构整体化的属意义; 区分义子, 即区分性种意义; 潜在义子, 即反映事物现实存在的或被集体赋

予的从属特征的义子。”(Ярцева 2000: 262) 词义变化过程就是这些功能各异、地位不同的义子发生转化和变异,使得语义结构重新整合的过程。吴哲将词义演变的途径归纳为 6 个基本类别:义子增加、义子缺失、义子强化、义子弱化、义子独立、义子变异。(吴哲 2007: 161—170) 我们以听觉感知动词为例探析这 6 类语义演变模式。

在基本义中添加新的语义成分从而构成转义。如 *звучать* “听起来如何”的转义“(乐器)音响(如何)”是通过增加义子“乐器”形成的, *прослушать* “听、听完(部分或全部)”的转义“在高等学校听课,听完(某一课程)”是通过增加表示行为处所的义子“高校”和表示内容的义子“课程”形成的。

通过个别义子的消失可实现转义。如听觉动词 *слышать* 由“听见”可引申出“发觉、察觉”,这是“听见”中表达内部感知器官的义子“听觉”消失的结果,从而听觉感知行为转义为一般感知行为;*прозвучать* 由“(钟、铃等)响一会儿”引申出“(各种声音)响起、响一阵”,是表达特定发声物体的义子“(钟、铃等)”消失的结果,原来的具体声音被泛化。

始源意义中的个别义子作用增强,构成派生意义的主体部分,从而形成转义。如 *слушать* (听)含有两个语义成分,一个是听觉感知成分,一个是心智成分,其中,听觉感知处于核心位置,心智成分处于边缘的隐性位置,当心智成分作用加强,占据核心位置,转义为“听从”,强调的是对言语内容的心智加工结果。又如 *подслушать* “偷听(到)”中的表示行为方式“偷偷地、隐蔽地”被强化后,引申出军事专业术语意义“截听”。

词义结构中个别义子的弱化也会导致词义的转移。如 *слушать* 用于“听”义时为实体动词,通过对义子“听”的弱化,形成转义“遵命”,成为一种应答语,属于语气词;*слыхать* (听见)的义子“听”弱化后,形成转义“据说、似乎”,属于插入语。

基本意义的一个义子脱离原来的词义结构并成为派生意义的核心,从而形成转义。如 *прислушаться* (仔细听)的义子“仔细”属于核心义子“听”的附属成分,当其独立出来作为新意义的核心后,形成转义“注意、关注”。又如 *приутихнуть* ([声音]变弱、停息),当表示状态趋势的“变弱、停息”独立出来成为新意义的核心后,形成转义“减弱,减轻,有些缓解”,属于程度义,不再是听觉感知义。

义子变异主要指的是基本义结构中的超义子发生变化,这种变化经常是跨范畴的,但也有可能是不跨范畴的。如 *затихнуть* “(声音等)沉寂下来,静下来”通过义子变异产生跨范畴的转义“(风暴、感情、病痛等)减弱、停止”。又如 *приглушить* “压低一些,放低一些(声音),通过义子变异产生跨范畴的转义“使(光线、颜色等)减弱”; *приглушить* “压低一些,放低一些(声音)”还可通过义子变异产生同范畴的转义“使(隆隆响的东西)停息”。

应该说,一个词的意义完全通过某种单一途径发生演变的情形较少,多数情况下是两种或两种以上基本途径相结合形成转义。

3 动词语义衍生机制的参数阐释

E.В. Падучева 在《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в семантике》(2004)一书中提出了影响词义变化的 4 个参数,即主题类别、分类范畴、角色配位以及参项的分类类别。这些参数一方面可以区分词的不同意义,另一方面也可以区分不同的词。

词义变化伴随主题类别的变化。在词义结构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主题要素决定该词义的主题类别。*замечать* “看出来,看见”的词义结构中占据核心地位的主题要素是“看”,因此用于该义位时,属于视觉感知主题类别。当占据核心地位的主题要素为“说”时,产生转义“说出(自己的见解)”,此时的词义变化是伴随主题类别变化的,即由感知类别向言说类别

转移。оглядеться“环顾”的词义结构中，与一般的视觉动词一样既含有视觉语义成分，又含有心智语义成分，但占据核心地位的是前者，当用于转义“熟悉，习惯（周围环境）”时，两个成分在词义结构中的位置发生变化，占据核心地位的是后者，即心智语义成分，因此这一转义过程也是主题类别变化的结果。

词义变化伴随分类范畴（简称 T-категория）变化。E.B. Падучева 统一了 Zeno Vendler 的“体貌分类”与“能动性”（或称“可控性”与“意愿性”）这两种互有联系的对立关系，将分类范畴划分为如下几类（Падучева 2004: 31）：行为（открыть 打开）、活动（гулять 散步）、过程（кипеть[水] 沸腾）、状态（голодать 挨饿）、事变（испугать 吓到）、趋势（задышаться 喘不过气来）、性能（расплываться[墨水、颜料等] 渗开）、关系（совпадать 符合）、即将出现（я уезжаю 我要启程）、静态性使役（впечатлеть 使留下印象）。（Падучева 2004: 51）如 смотреть（看）的分类范畴为行为范畴，其转义“朝向”时，属于状态范畴；принюхаться（[为辨别气味而] 闻一闻、嗅一嗅）的分类范畴为行为范畴，其转义“闻惯……气味”为状态范畴；слышать（听见）属于状态范畴，而用于“有听力”意义时，属于性能范畴。

角色配位变化伴随词义的变化。角色配位（диатеза）描述的是语义与句法层面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也可理解为参项语义角色及其句法地位之间的关系。参项的角色包括施事、受事、原因、地点、材料、工具等。句法位主要指主体位、客体位、工具格等；参项的交际等级是参项在话语主题层级中所占的位置，包括核心、边缘、话语外等。“任何一个角色配位变化，也就是参项的句法位同既有的角色发生变化，都会引起明显的语用方面的差异，这些差异可以表征为参项交际等级（或句法地位）的变化。”（Падучева 2004: 51）

角色配位变化伴随词义变化，如 пропахнуть 用于“沾染上……气味”意义时的角色配位是被感知事物占据核心主语位，气味特征占据边缘补语位，而当用于“（腐烂后）开始发臭味”意义时，占据主语位的被感知事物保留，但气味特征退出表层句法层面，以内包参项的形式隐含于动词的语义结构中；выглянуть 用于“（探身）往外看，向外张望”意义时，感知主体通常为表人名词，占据主语位，“方向源”和“方向”语义角色通常会共现于句法层面，而用于“露面，露出”意义时，占据主语位的通常为被感知的事物，感知主体不在表层句法体现。试比较 Он выглянул в окно.（他探出身子向窗外看）与 Дождь перестал, выглянуло солнце.（雨停了，太阳露出来了）。

参项的分类类别变化伴随词义变化。某角色参项的分类类别（таксономический класс участника）就是充当句法题元的名词的分类类别，可分为：物质、行为、非离散物质、物质客体、活物、自然力、事件、人等。（Падучева 2004: 80-89）如 пробовать 的客体参项为食物时，表达的是“品尝”这一意义，如果客体参项为人时，表达的是“考察、试用”这一意义；замолкнуть 的主体参项为人或其他动物时，表达的是“不再作声，停止说话、歌唱、喊叫等”意义，如果主体参项为枪炮等武器时，表达的是“停止射击”意义。

需要说明的是，任何一个参数的变化，往往都伴随着其他参数的变化。这 4 个参数中，主题类别和参项类别主要属于语义层面，角色配位和分类范畴都是兼顾语义和句法层面。

4 动词语义衍生机制的认知阐释

运用义素分析理论和词义参数理论对语义衍生机制进行的分析，总体来说仍拘泥于语言内部探索，这种研究忽略了人类认知体验这一重要因素，从而无法全面阐释一词多义现象，因为“语言归根到底是认知的一个方面”。（Lakoff 1987: 21）

认知语言学主张从人的认知能力出发来探寻词义引申的作用机制。一个意义对应着一个认知结构，而词义引申则是隐喻和转喻两种机制作用的结果。此时的隐喻和转喻不再局限于

修辞学领域,也不再是传统词义演变观中强调义子更替的隐喻性转移和转喻性转移,而是上升到了认知层面。在认知语义学视域下,隐喻和转喻被视为认知机制,属于思维层面。“意象图式是理解隐喻和转喻的关键,因为当一个概念被映射到另一个概念,特别是从具体域向抽象域映射时,意象图式在其间发挥着关键作用,这就为我们能理解抽象概念提供了主要依据。”(王寅 2007: 177)下文将对用于阐释词汇多义性的三个认知理论,即认知隐喻理论、认知转喻理论和意象图式理论进行介绍。

4.1 认知隐喻观和认知转喻观

认知语言学对词义引申的分析不是以语义成分为单位,而是使用专门的术语“认知域”(cognitive domain, когнитивная область)。认知域是意义所涉及的概念域。R.W. Langacker (1987)指出,空间(时间)、颜色、感情、味(嗅)觉、触觉(温度、压力等)、亲属关系等都属于基本认知域。(转引自赵艳芳 2000: 130)初始义属于始源域,引申义属于目标域,隐喻和转喻机制根本上体现为从始源域(source domain, область-источник)到目标域(target domain, область-мишень)的映射,这是二者的相同之处。

隐喻机制与转喻机制的不同在于,隐喻的始源域和目标域分属于两个不同的认知域,实现的是跨域映射或称域外映射;而转喻的始源域和目标域共属于一个认知域,实现的是同域映射或称域内映射,是同一认知域内不同次领域之间的映射或对某一领域的突显,即在一定的认知域内以显著的东西借指不显著的东西。隐喻与相似原则有关,而转喻与接近原则及突显原则有关。

不同词类在发生隐喻和转喻引申时,具体的作用机制是不同的。名词隐喻主要是基于形状相似、位置相似、功能相似等;名词转喻所基于的相关性主要体现为突显、临近原则。动词隐喻相似性体现在动作行为具有心理联想性;动词转喻的相关性体现在凸显伴随动作或相关行为特征。以视觉动词为例,озарить“照耀,照亮”引申出“使恍然大悟”,ослепнуть“变得看不清东西”引申出“神志不清”均是基于心理联想的隐喻机制作用的结果,перебрать“[把全部或许多东西]逐个查看,翻阅”引申出“逐一挑选”则是对相关伴随动作凸显的转喻产生。

隐喻与转喻存在区分特征,但是它们之间的界限是否就是明晰、确切的呢?越来越多的学者,如L. Goossens (1990/1995), A. Barcelona (2000), R. Dirven & R. Porings (2002), 刘正光(2002)等注意到转喻和隐喻之间的区别并不是离散的,而是呈连续体分布的。应该承认,位于连续体两端的典型范畴中间有一个模糊地带,由于观察角度不同,这个模糊的中间地带在不同的互动关系下既可被视为隐喻,又可被视为转喻。(毛帅梅 2009: 26)

这种模糊性在感知动词中也有体现。视觉感知动词由基本义“看”、“看见”引申出“知道”、“了解”、“认为”、“看待”是隐喻认知作用的结果还是转喻认知作用的结果,这个问题回答起来并不像其他引申情况那样明确。有些人认为是前者,有些人认为是后者。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在于感知行为本身的特殊性与研究者的观察角度存在差异。如果将感知行为与心智行为完全割裂开,视为两种完全不同的行为,即感知通常被视为可捕捉到的外部行为,而心智行为被视为不可捕捉到的内部行为,那么由感知义向心智义转移的认知机制显然是跨域映射的隐喻机制。但如果注意到感知行为本身的特殊之处,即它不是单纯的物理行为,也不是单纯的心理行为,而是一种混合行为,那么可能会得出另一种结论。正如E.V. Падучева所指出的,“从语言学的相关研究看,感知由两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为生理阶段,感知器官通过发挥相应的功能参与到情景中。就视觉感知而言,在这一生理阶段产生相应事物(或情景)的视觉形象,包括形状、颜色、尺寸,所有用眼睛能够观察到的特征。在第二阶段,视觉形象受到思维的‘加工’,进行类别区分(如увидеть березу),可能还要确定事物与先验描述是否一致,揭示特征,进行评价(如увидел подходящее дерево)。很难说这两个阶

段之间的确切界限在哪里,按照 Miller& Johnson 的观点,‘认知能力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已有概念的制约’。”(Падучева 2004: 219—200)

生理学与心理学研究也表明整个感知行为包含心智过程,并且心智活动通常以感知为基础。因此,两种行为具有连续性和相关性。从这一点看,由感知义向心智义的转移可以被视为是基于相关性的转喻机制。上述两种理解均有合理之处,但我们倾向于将视觉义“看、看见”引申出的心智意义“明白”、“了解”、“意识到”、“认为”、“看待”归为隐喻义,依据是用于这些意义时,动词指称的情景没有视觉行为参与,在句法层面充当客体参项的多为抽象名词。如 Как вы смотрите на то, чтобы ловить рыбу зимой? (您对冬季捕鱼一事怎么看?) /Я видел смысл в жизни.(我明白了生活的意义。)与此不同,当由基本义“看、看见”引申出“参观”、“检查”、“照看”等义时,归为转喻义,因为此时动词指称的情景一般都有视觉行为参与,在句法层面充当客体参项的为具体事物名词。

另外,对于感知动词而言,这种转喻与隐喻之间的模糊性还体现在通感转义方面。如 приглушить 由听觉义“压低一些,放低一些(声音)”引申出视觉义“使(光线、颜色等)减弱”, слышать 由听觉义“听见(声音)”引申出嗅觉义“闻见、嗅出、觉出”, приухаться 由嗅觉义“闻惯……气味”引申出听觉义“监视、偷听”, щупать 由触觉义“摸、按”引申出“仔细端详、审视”。如果将视觉、听觉、嗅觉、触觉、味觉分别视为独立的范畴,那么这种引申就是跨域映射,是隐喻机制的作用,而如果将它们视为感知动词的 5 个子范畴,那么这种引申就是同域映射,是转喻作用的结果。可见,这涉及到“认知域”的范畴化问题。鉴于 5 类感知之间引申的特殊性,我们既不归为转喻模式,也不归为隐喻模式,而是单成一类——通感模式。

应该注意的是,无论是在传统修辞学,还是认知语言学中,尽管转喻与隐喻常常相提并论,但不可否认的是前者受关注程度远不如后者。这有两大表现:其一,对转喻机制的理论探讨远远少于对隐喻机制的探讨;其二,进行语例分析时,对转喻情况关注不够,甚至是忽略不计,将原本属于转喻范畴的现象被一并划入到隐喻范畴内。对此吴哲指出:“这与理查兹、莱柯夫等学者提出并广为传播的‘人类思维是隐喻性的’说法有关,但究其根源,还是肇始于古希腊哲学家的对隐喻和换喻的不加区分(认为属种相代也是隐喻)。”(吴哲 2007: 223)

直到上个世纪 90 年代末,随着隐喻研究的不断深化,特别是对其认知功能比较全面的揭示,人们才开始注意到转喻的认知价值。甚至有学者,如 J.R. Taylor(1995), G. Radden(2000), 刘正光(2002), 杨波和张辉(2008)等,提出转喻是比隐喻更为基本的认知方式。我们暂且不谈隐喻和转喻那个更为基础,至少要对转喻机制给予应有的重视,将转喻从大隐喻观中独立出来,这对于全面、准确审视词义的衍生机制是有重要意义。因为,转喻与隐喻一样,也是人类普遍的重要认知方式,是认识客观世界并对其语言符号化的重要手段。

4.2 意象图式观

认知语言学在进行语义描写时,除了认知域,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术语——意象图式。G. Lakoff & M. Johnson 在《Metaphors we live by》(1980)一书中首次将心理学中的两个概念“意象”和“图式”结合形成“意象图式”(Image Schema),并引入到认知语言学。他们认为,意象图式是在我们感知互动和运动程序中一种反复出现的、动态性的式样,可为我们的经验提供连贯性和结构性。意象图式具有体验性、想象性、抽象性、心智性、动态性等特征,它对建构范畴、形成概念、分析隐喻、理解意义、进行推理等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王寅 2007: 173) 意象图式可以通过隐喻、转喻模式进行扩展、转换。

作为高度抽象的认知结构,存在一些基本的意象图式类别。M. Johnson 曾列出 27 个基本的、最具代表性的意象图式(包括路径、移动、过程、转移等)(Johnson 1987: 126)。G. Lakoff

主要对容器、途径、联系、外力、平衡、空间方位或关系等几种基本意象图式进行了论述（Lakoff 1987: 282—283）。彭玉海通过语料实证分析，提出俄语动词隐喻的意象图式主要有路径—方向图式、重力或外力作用图式、重力—方向图式、连接图式、方位图式等，认为人们对许多动作、行为的理解都建立在这些图式所产生的相应隐喻基础之上，同时指出“俄语动词根据具体范畴的不同，其意象图式的类型、表现也相应有别。”（彭玉海 2012: 71—73）

对于感知动词的意象图式国内外学者也进行了许多探讨。主要存在两种不同观点。

L. Talmy 和 E.B. Падучева 等学者认为感知动词的意象图式是运动图式，依据为感知动词中存在着“虚拟运动”语义要素。“Talmy (2000) 认为，感知情景观念中有两个参项，即体验者和感知对象：某非物质事物（无形的）从一个方向朝另一方向做直线运动；如果运动路径是由体验者指向感知对象，就意味着体验者发射出一个探测器，这个探测器只要碰到感知对象就能够发现它。”（Падучева 2004: 232）

E.B. Падучева 在 L. Talmy 论述的基础上，明确指出：“视觉情景（ситуация видения）语言概念化以运动隐喻为基础”。（Падучева 2004: 232）她首先以 смотреть/посмотреть 为例进行了分析。смотреть/посмотреть 的感知对象需要借助表地点意义的前置词来表达：на, в, под, в направлении 等；作为运动起点的体验者所处的位置也能纳入视觉情境，例如可以说 С перевала увидели знакомые крыши. 许多与 взгляд, взор 搭配的运动动词词组也同此理（如 бросить взор, окинуть взгляд, обратить взор, пробежать взглядом）。从运动图式看，видеть 和 слышать 的差别在于：视觉是视线由体验者转移至感知对象（诱发因素），而听觉是声音由发声源转移至体验者。因此，这两个动词在句中作谓语时，地点状语具有不同的含义：当视觉动词作谓语时，地点状语指的是体验者的位置；当听觉动词作谓语时，地点状语指的是感知对象/声源的位置。（Падучева 2004: 232）

R.W. Langacker、张磊、欧阳晓芳等认为感知动词的意象图式是力图式。如前文提到的“虚拟运动”一样，这种力也可能是“虚拟力”，典型的是视觉力图式和听觉力图式。

R.W. Langacker (2004) 指出感知和感情动词代表了“力”的传递。但是在 I see it. 这句话中涉及的不是物理力，而是社会或心理的力，应看作是力动能概念向其他认知域的隐喻映射的结果。

张磊 (2006) 认为视觉感知动词的意象图式为力图式，并且对此进行了深入阐释。他的这一观点是受到 M. Johnson (1987) 的力图式理论以及 E. Sweetser (2002) 运用该理论对情态动词的相关研究所启发产生的。张磊认为，在视觉感知情景中，视觉动作的发出者和承受者之间存在着“力”的传递。视觉动词“力”的性质和形式可从六个方面界定：1) “力”的控制源，即“力”的发出者或者“力”的发出器官；2) “力”的控制域，即“力”的作用对象或承受者，可分为两个维度：实体或者事件；3) “力”的方向性，即“力”的传导方向，可分为正向传导和反向传导；4) “力”的结果性，即“力”的传导或发生所导致的变化；5) “力”的量化结构，即“力”的传导或发生要表现为时间等量的形式；6) “力”的形态结构，即“力”的传导或发生过程中所表现出的方式、强度等方面的特征。其中，关于力的“结果性”，张磊阐释到：他在看电影——在“他”和“电影”之间有一种“力”的传递；他看得她低下了头——“他”和“她”存在着一种致使力，而这之间“力”传递的结果就是“她低下了头”；我看书看累了——“我”和“书”中“力”的传递又返身到动作的发出者身上，并导致结果“看累了”的发生。当视觉动词发生隐喻转移时，“力”图式被投射到非视觉域，物理行为力就转变为心理感知力或者逻辑推理力等。（张磊 2006: 51—71）

此外，欧阳晓芳 (2011) 也参考 G. Lakoff 的力图式以及 M. Johnson 所阐述的“力”

的特点,结合物理学关于“力”的知识,对“看”的义位进行了梳理,总结出三个“看”的上层义位及其核心图式。

对于上述不同观点,我们有两点看法:第一,尽管运动图式与力图式是两种图式,二者实际上并不矛盾,它们有许多共同要素,即两种图式均包含“移动”和“方向”要素,差别在于,运动图式更强调视线的移动过程,而力图式强调视觉的作用效果。第二,对整个感知动词系统的多义性进行认知分析时,力图式比运动图式具有更强的阐释力。不同亚类感知动词的意象图式既有共性,也有特性。用运动图式说明视觉感知时有着较好的阐释力,但是对其它4类感知的适用性并不强。而力的丰富内涵使得力图式更具有包容性。正如M. (Johnson1987)所说的,力的互动性决定了施力者和受力者的存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存在;力的运动性,决定了力具有起点、方向、路径、目标以及力本身的强弱、力作用的时间、结果。目前运用意象图式理论对感知动词的分析,主要是以视觉动词为讨论对象。本文将尝试意象图式理论应用于整个感知动词系统,研究成果也是对该理论适用性的一种验证。我们认为,对视觉、听觉、嗅觉动词而言,这种力图式是“虚拟力”图式,而对于触觉、味觉动词而言,为“现实力”图式,这是以客观现实体验为基础的。另外,应该指出,力图式的差别不仅存在于5个亚类感知动词之间,还存在于4个次类别:主体积极类动词、主体消极类动词、客体积极类动词、客体消极类动词之间。

“任何语言学家的理论可以说都不是语言这个庞杂系统的全部事实。换句话说,任何理论都可以从另外的角度给予质疑和驳辩,因为它总是‘漏掉’了什么。”(谢之君 2007: 141)现代语言学主张研究的多视角、多方法、多层面,将各种语言理论有机结合,互为补充,才有助于语言研究的全面与深入。鉴于此,我们除了从微观的义素层面分析外,还对涉及语义和句法层面的4个词义参数进行考察,同时从深层的认知机制上探寻衍生模式,以更全面、立体揭示词义演变的动态机制。

5 视觉动词 *смотреть* 语义衍生的多维阐释

前文从宏观层面对感知动词衍生机制进行了多向位解析,下文将着眼于微观层面,通过对典型视觉动词 *смотреть* 的引申脉络进行梳理,找出多义词各义位之间的逻辑关联,构拟出其语义网结构。需要说明的是,所列出的义位序号是参阅A.П. Евгеньева主编的四卷本词典《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1999)(以下简称МАС)、С.А. Кузнецов主编的《Большой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2000)(以下简称БТСРЯ)以及С.И. Ожегов和Н.Ю. Шведова主编的《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1998)(以下简称ТСРЯ)三部词典对*смотреть*的释义后,拟建的一种相对引申顺序,共整理出27个义位,不是绝对的。因为有些义位之间的意义可能非常相近,很难判断它们之间的派生从属性、先后性。因此,序号是一种标注方式,重要的是寻求义位间的语义关联。

*смотреть*₁的释义为 *направлять взгляд на кого-, что-л., куда-л., чтобы увидеть* (看[某人、某物、某处])。义位中含有行为过程义子“投向”、表达内部视觉器官的义子“视线”、客体义子“人、物”以及方向义子。主题类别为感知类别,感知主体的参项类别一般为人或动物,占据主语位,感知客体的参项类别一般为人或物或事件,占据客体位。基础句法模式为 $N_1+V+<на/в>N_4$ 。主体将视线投向客体是虚拟视觉力的传递过程。

Она молча *смотрит*₁ на меня. 她默默地看着我。

Неподвижными глазами она *смотрела*₁ в просвет между подушкой и одеялом на кусок стены перед собой. 她透过枕头和被子之间的缝隙目不转睛地盯着面前的那块墙。

Опасаясь упасть, он неотрывно *смотрел*₁ себе под ноги. 害怕摔倒,他一直盯着脚下。

И явился смысл жизни: ждать его, встречать, заботиться о нём, *смотреть*₁, как он

ест. 于是有了生活的意义：等候着他，见到他，关心他，看着他享受美食。

смотреть₂的释义为 *осматривать, рассматривать кого-, что-л. с целью ознакомления* (参观; 看望、拜访)。用于这一意义时,增加了目的义子“获悉内容或问候、致意”。与смотреть₁同样,感知主体占据主语位,感知客体占据补语位,客体参项受到限制,一般为具有空间方位意义的名词或者表人名词,但是基础句法模式发生变化,不是 $N_1+V+<на/в>N_4$, 而是 N_1+V+N_4 。视觉感知是“参观、看望”这一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смотреть₁引申出смотреть₂, 典型行为转喻整体事件。смотреть₂的意象图式,不是单纯的视觉力传递过程,还强调感知主体与客体之间视觉力的双向作用结果。感知主体对客体产生视觉行为力效果,同时感知客体还会将承载的信息内容反作用于感知主体,使感知主体获悉内容,此时的视觉力兼有信息接受力的作用。

Из отряда идём *смотреть*₂ центральную больницу магаданского УИН. 我们列队去参观马加丹惩罚执行局的中心医院。

Который год. Нас многие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ы *смотреть*₂ ходят. Специально. 那年,许多专家都来走访看望我们,专程地。

смотреть₃的释义为 *просматривая, знакомиться с содержанием чего-л.* (浏览、翻阅)。语义结构中增加行为目的义子“获取知识、信息”。客体参项类别为具有文字信息内容的事物,如“手稿、书刊、杂志、海报”等,感知主体占据主语位,感知客体占据补语位,基础句法模式为 N_1+V+N_4 。视觉感知是“浏览、翻阅”这一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смотреть₁引申出смотреть₃, 典型行为转喻整体事件。смотреть₃的意象图式与смотреть₂的意象图式相近,差别在于前者一般只存在感知客体对感知主体的单向作用力,即客体未发生改变,但主体获取了信息,其知识结构发生改变。

Я отвлеклась от IRC — *смотрела*₃ картинки неизвестного автора. 我不再痴迷于 IRC (互联网中继聊天)了,只是浏览一些陌生人的图片。

Я ходил в архив, чтобы *смотреть*₃ в кинозале военную хронику. 我去了档案馆,想在电影放映厅看军事记录片。

смотреть₄的释义为 *употребляется как знак отсылки в тексте (обычно сокращенно см.)* (参见)。该意义是由смотреть₃进一步引申而来。较为特殊的句法结构、使用语境使其作为一个义位独立出来。一般使用截短形式 *см.*,且主体在句法层面不出现,只有客体参项出现。

Этот вывод произвел очень сильный эффект и даже отразился в литературе (см. эпиграф). 这个结论带来巨大的影响,甚至在文学中也有反映。(参阅引言)

Подробности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оединений — см. схему 5.衔接细节,参见图 5。

смотреть₅的释义为 *быть зрителем, присутствовать на каком-л. зрелище,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и.* (观看)。行为目的义子“观赏”得到凸显。客体参项受到限制,一般为“电影、节目、风景”等。该意义是由смотреть₁引申出来的。感知主体占据主语位,感知客体占据补语位,与смотреть₂和смотреть₃的基础句法模式相同,都为 N_1+V+N_4 。该意义由смотреть₁引申而来,观看的过程实际上是多种行为的共同作用,包括对影像画面的视觉感知,对音响效果的听觉感知,以及对所接收到信息的心理加工,但视觉行为无疑是最核心的,该意义的产生也是典型行为转喻整体事件的结果。意象图式中强调的是客体对主体的反作用力效果。

Я это кино *смотрела*₅ уже раз пятнадцать. 这部电影我已经看了 15 遍了。

За небольшую цену там можно было *смотреть*₅ бокс. 花不多钱就可以在那里看场拳

击比赛。

смотреть₆的释义是 *производить осмотр, освидетельствование кого-, чего-л.* (检查、诊察)。在分析这一意义时,我们先看一下国内学者彭玉海对汉语视觉动词“看”的转义分析。他指出,“看”转义为“诊治”时,原有的核心语义成分“视力活动、视线接触到客体事物”变为交际上的预设成分,游移到次要语义成分的地位,表示达到行为目的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诊治”动作过程本身跃居词汇语义交际结构的核心语义成分。此外,动作由无界变为有界,增添了“目的”、“工具”、“手段”语义成分。(彭玉海 2009: 6) *смотреть₆*的语义范围比“诊治”要广一些,当客体参项为人时,一般用于“诊治”意义,当客体参项为设备、物件等,一般用于更宽泛的“检查、查看”义,其目的语义成分为“发现问题”。感知主体占据主语位,感知客体占据补语位,基础句法模式为 N_1+V+N_4 。该意义由 *смотреть₁* 引申而来,“视觉行为”是检查过程中的基本行为方式,是判断前提,典型行为转喻整体事件的结果。意象图式不仅包含视觉力的传递过程,还有感知主体自身判断力的作用过程。

Он же *смотрел₆* ткани и восхищался их высоким качеством.他检查了布料,感叹其质量之高。

Павел Алексеевич продолжал работать: *смотрел₆* больных, оперировал. 巴威尔·阿列克谢耶维奇继续工作: 检查病人,做手术。

*смотреть₇*的释义是 *производить смотр чему-л.* (检阅)。强调目的义子为“审核”,作为客体参项的词汇十分有限,仅为表示“军队、团队”意义的名词。感知主体占据主语位,感知客体占据补语位,基础句法模式为 N_1+V+N_4 。该意义由 *смотреть₁* 引申而来。视觉体验是“检阅”这一整个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典型行为转喻整体行为事件。意象图式中不仅包含视觉力的传递过程,还有感知主体自身判断力的作用过程。

Был получен приказ, что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будет *смотреть₇* полк на походе. 收到命令,总指挥官要检阅行军部队。

*смотреть₈*的释义是 *иметь надзор, попечение, заботиться о ком-, чем-л.* (看管,照看)。该意义是由 *смотреть₁* 引申出来的。增添了目的义子“控制”。原来的“视线接触”这一义子由核心位置移至次要位置,成为“看管,照料”这一行为事件的预设成分。*смотреть₈*的感知主体比 *смотреть₁*的感知主体所具有的主观能动性更强。*смотреть₈*所指称的行为,不再是单纯的视觉感知,必要时还会出现其他行为。但不可否认,“视觉行为”是这一事件中最为突显的行为, *смотреть₁* 引申出 *смотреть₈* 是转喻机制作用的结果。感知主体占据主语位,客体占据补语位。基础句法模式是 $N_1+V+<за>N_5$, $N_1+V+чтобы$ 。意象图式中,“视觉力”被提升为“监控力”,感知主体对客体的作用力增强。

И в сие время должно особенно *смотреть₈* за растениями и тщательно обыскивать каждый лист. 现在应该特别照料这些植物,仔细对待每片叶子。

Надо *смотреть₈*, чтобы грузчики к бутылке не прикладывались. 看着别让装卸工老喝酒。

*смотреть₉*的释义为 *глазами искать* (用眼睛寻找)。用于该意义时,突出“眼睛”的探测功能作用,增加目的义子“寻找”, *смотреть₁* 的处所义子在 *смотреть₉* 中得到凸显,即在某一范围内对客体进行搜寻。感知主体占据主语位,客体占据补语位,基础句法模式是 N_1+V+N_4 。在寻找的过程中,视觉功能发挥着最关键的作用,典型行为代替整个事件,发生转喻引申。意象图式中,视觉力的传递方向不确定,在视觉活动进行中,感知客体不处于感知主体视野范围内。

Вы под кроватью не *смотрели*₉? — Я *посмотрю*₉, — сказал Григорий Борисович. 您找床下了吗? 我去找找, 格里高利·鲍里斯维奇说。

*смотреть*₁₀ 的释义为“相亲”。增加了目的义子“寻求结婚对象”, 视线接触的客体具体化为未婚人士。感知主体占据主语位, 客体占据补语位, 基础句法模式是 N_1+V+N_4 。*смотреть*₁₀ 由 *смотреть*₉ 引申出, 视觉感知是“相亲”这一事件的重要组成部分, 以典型行为代替整体事件, 是转喻机制作用的结果。意象图式中强调感知主体与感知客体之间力传递的双向性。

А на другой день, вечером, против желания, повели меня *смотреть*₁₀ невесту. 而第二天晚上, 事与愿违, 他们带着我去相亲了。

Волосы были растрепаны, сапоги давно не чищены, надел старый дубленый тулуп и пошел *смотреть*₁₀ невесту. 头发乱蓬蓬的, 靴子也好久没刷, 穿着件旧熟皮皮袄就去相亲了。

*смотреть*₁₁ 的释义是 *обращаться мыслью к кому-, чему-л.* (展望, 回顾)。该意义中, 视线接触这一核心语义成分消失, 客体参项为抽象事物, 由 *смотреть*₁ 发生隐喻转移形成该意义。意象图式由视觉域跨域映射到心智域, 视觉力转变为思维力。

При выборе квартиры нужно непременно *смотреть*₁₁ в будущее, стараться предположить, что будет в этом районе через несколько лет. 在选择住宅的时候务必要往长远看, 尽力设想, 几年后这个区会怎么样。

Только когда он *смотрит*₁₁ в своё прошедшее и видит, как формировалась его жизнь. 只有当他回首过去时, 才意识到这一生是怎么过来的。

*смотреть*₁₂ 的释义是 *надеяться на кого-, что-л.* (寄希望于, 指望)。用于这一意义时, 视觉接触语义成分消失, 同时增添了目的语义成分: 客体能为主体带来积极效果。该意义由 *смотреть*₁₁ 引申而来。对感知客体的视觉感知转变为对感知客体的心理期待, 这是基于行为相似性发生的隐喻映射, 由视觉域向心理域发生了跨域映射。客体对象一般为具有一定行动力, 能够对主体产生一定积极效果的事物。

В начале года Европа с надеждой *смотрела*₁₂ на Украину и Казахстан. 年初时, 欧洲还寄希望于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两国。

Сейчас другое, ты на меня не *смотри*₁₂. 时过境迁, 你别指望我了。

*смотреть*₁₃ 的释义是 *интересуясь кем-, чем-л., делать предметом своего внимания, наблюдений.* (关注, 观察)。该意义增加了语义成分“原因”以及“专注性”, 而专注性也决定了视觉行为持续的“长时间”。基础句法模式为 $N_1+V+<за>N_5$ 。客体参项可能是“可视的、具体的”, 也可能是“不可视的、抽象的”, 相应地, 这一义位所指称的行为可能有视觉行为参与, 也可能是纯思维层面的行为。如果为第一种情况, 那么是对意象图式中视觉凝聚力的强化, 是 *смотреть*₁ 转喻引申的结果; 如果为第二种情况, 那么是意象图式由视觉域向注意域发生跨域映射, 是 *смотреть*₁ 隐喻引申的结果, 其主题类别发生改变, 由视觉感知类转变为注意类。

Не вижу, *смотрит*₁₃ ли кто-то за моими действиям. 我没注意, 是否有人在关注我的一举一动。

За Путиным весь мир *смотрит*₁₃ и ему необходимо выполнять Конституцию. 全世界都在关注着普京, 他必须履行宪法。

*смотреть*₁₄ 的释义是 *обращать внимание, считаться с кем-, чем-л.* (看重, 在意)。用于

这一意义时，通常与否定词 **не** 连用，表示对人或事物的不在意。该意义由 **смотреть₁₃** 引申而来，动词的主题类别发生改变，由视觉感知类转变为注意类。此时，意象图式映射到了注意域，视觉力的凝聚过程转变为注意力的集中过程，较之 **смотреть₁₃**，**смотреть₁₄** 的“注意”义子更为凸显。

Фёдора-то немного ворчлива, да вы на это не **смотрите₁₄**, Варенька. (《俄汉详解大词典》) 费奥多拉这个人哪，有点儿爱唠叨，瓦莲卡，您可别在意呀。

смотреть₁₅ 的释义是 **иметь какую-л. точку зрения на что-л., относиться каким-л. образом к кому-, чему-л.** (有某种看法、看待)。该意义由 **смотреть₁** 引申而来。**смотреть₁** 中的视觉行为义子由原来的核心位置，退居到边缘位置，成为隐性成分，而心智义子占据核心位置，意义由视觉域向心智域发生跨域映射，“用具体的视线接触客体对象来喻指在思想、理智上碰触、把握客体对象，由原来的机械‘成像’变成了现在用心智构思出来的思维图像，由客体映像变成心智上的主观形象。”(彭玉海 2009: 6) 视觉力转变为判断力。具有评价意义的词汇成为必备参项，在表层句法层面得到体现。

На нынешнюю инициативу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я **смотрю₁₅** с очень осторожным оптимизмом. 对当今政府的倡议我很谨慎、乐观。

Тот улыбался, и, приподняв рюмку, **смотрел₁₅** открыто и по-доброму. 那个人微笑着，举起了杯子，目光坦诚、友善。

смотреть₁₆ 的释义是 **считать, полагать, думать.** (认为)。该意义与 **смотреть₁₃** (关注、观察) 和 **смотреть₁₅** (有某种看法、看待) 关系密切，是基于心智行为的相关性、邻近性的转喻引申，是经过“关注、观察”后形成的认知结果。与用于“有看法、看待”时的角色配位结构不同，作为补语成分的是表达命题态度的具体内容。

Я **смотрю₁₆**, вас очень интересует этот человек. 我觉得，您对这个感兴趣。

смотреть₁₇ 的释义是 **считать кем-, чем-л., принимать за кого-, что-л.** (看作)。从初始义到该义存在隐喻关系，这是将眼前的人或物与已有的经验联系起来，寻求相似性，对其进行归类。同时角色配位也伴随语义引申发生变化。该义与 **смотреть₁₅** (有某种看法、看待) 的意义关系密切。

Когда-то **смотрели₁₇** на них как на близнецов: два неразлучных Жоржика. 有时候把他们看作双胞胎：两个形影不离的茹尔日科。

смотреть₁₈ 的释义是 **быть обращенным, направленным в какую-л. сторону, куда-л.** (朝向)。该意义由 **смотреть₁** 引申而来，视觉活动语义成分消失，感知主体与客体之间的视觉活动义子消失，突显的是方向义子。充当主体参项的名词不再是人，而是与人眼功能相似的事物，一般为房屋的窗口、门、枪口、炮口等。建筑物的朝向相当于“眼睛”注视的方向，词义发生隐喻转移。分类范畴不再为行为活动，而是位置关系。

Зато оба окна **смотрели₁₈** на необозримую стену Мескиты. 但是两个窗户都对着望不到边的梅斯基墙。

Дула корабельных пушек **смотрели₁₈** в амбразуры. 舰炮的炮口指向瞭望孔。

смотреть₁₉ 的释义是 **виднеться, выглядывать откуда-л.** ([从何处]露出)。用于该意义时，充当主体参项的不是感知主体人，而是被感知的事物。人处于静态，而事物处于动态，进入人的视野。用于这一意义时，属于客体积极类视觉动词，同义词为 **виднеться, выглядывать**。E.V. Падучева 认为该意义是“由 **смотреть₁** 根据对称性规律语义推导得出的结果。”(Падучева 2004: 235) 其认知基础是意象图式中视角发生镜像转换。

Голубые куски неба *смотрели*₁₉ из разорванных туч. 从乌云的碎片中露出一块块蓝天。

*смотреть*₂₀ 的释义是 *иметь какой-л. вид, выглядеть как-л.* (看样子[如何])。感知主、客体均为人,但是感知主体处于话语外的边缘位,在句法层面没有体现。感知客体占据主语位,表示感知客体状态、特征的词汇也为必备参项,这些词所传达出的评价意义是话语外感知主体的体验结果。该意义由 *смотреть*₁₉ 引申出来,与 *выглядеть* 同义,属于客积极类动词。基础句法模式为 N_1+V+N_5 。

Да зачем же ты так оделся? Ты *смотришь*₂₀ каким-то плохим городским мещанином. 你干吗这么一身打扮? 你的样子看上去像个不怎么样的小市民。

*смотреть*₂₁ 的释义是 *брать пример с кого-н., считаться с кем-н.* (<口>效法、模仿)。通过视觉行为感知客体特征在感知主体头脑中形成视觉形象,这种视觉形象又以具体的行为特征由感知主体得以外化、再现。在这一系列的行为中,视线接触感知对象是基本前提。由 *смотреть*₁ 引申 *смотреть*₂₁ 是借助活动的相关性、邻近性形成新的词义,是转喻机制作用的结果。

Не *смотри*₂₁ на лентяев. (ТСРЯ) 不要学懒汉。

Дети в своих поступках часто *смотрят*₂₁ на старших. (《俄汉详解大词典》) 孩子们的行为方式往往是模仿大人物的。

*смотреть*₂₂ 的释义是 *быть готовым стать кем-л., метить куда-л.* (<旧>想当)。该意义是由 *смотреть*₂₁ 转喻引申的,行为效果和目的性进一步强化,由“效法、模仿”变为“想当”客体对象这样的人。

— *Смотри*₂₂ в вельможи! — говорил Николай Сергеич [о князе], потирая руки от удовольствия. (《俄语详解大词典》) 他是想当大人物啊! — 尼古拉 谢尔盖依奇谈到公爵时,乐得搓着手说道。

*смотреть*₂₃ 的释义是 *в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того, как (где, когда, какой и т. п.).* (取决于,视... ..而定)用于该意义时,有较为固定的语法形式,如 *смотря как, смотря где, смотря когда, смотря какой, смотря по чему.* *смотреть*₂₃ 后支配的补语成分是判断行为的依据。此时,视线接触语义成分消失,而思维判断语义成分增加。意象图式由视觉域向心智域发生跨域映射。

Это и верно и неверно — *смотря*₂₃ по тому, что считать убеждениями: совокупность идей или сердечных склонностей. 这样也对也不对,要看你坚信的是什么,是种种观念还是内心诉求。

Это *смотря*₂₃ чем помогать. 这要看怎么帮。

— Ты любишь путешествовать? — *Смотри*₂₃ куда и с кем. “你喜欢旅行吗?” “要去看去哪儿,跟谁。”

*смотреть*₂₄ 的释义是 *выражает предупреждение, предостережение или угрозу.* (表示提醒、警告或威胁“小心、注意”)。该意义用作感叹词,使用第二人称命令式形式 *смотри(те)*,是对 *смотреть*₁ 中“专注”这一义子的强化,并增加了目的义子“防止不利事件发生”,其指称的情景可能有视觉行为参与,也可能无视觉行为参与。

*Смотри*₂₄, не упади! 小心别摔倒!

Ты у меня, *смотри*₂₄, чтоб засветло была дома. 你给我当心点,天黑以前一定要回家。

*смотреть*₂₅ 的释义是 *выражает удивление, изумление чем-л.* (表示惊奇、诧异,相当于

汉语中的“嘿，瞧瞧”)。该意义不再强调 *смотреть*₁ 的视觉语义成分，语义被虚化，被用作感叹词，这种现象实际也是 *смотреть* 高频使用的结果。

Ну *смотри*₂₅, пожалуйста, дочего же ты вспыльчивый человек. 瞧瞧，你可真是个火爆脾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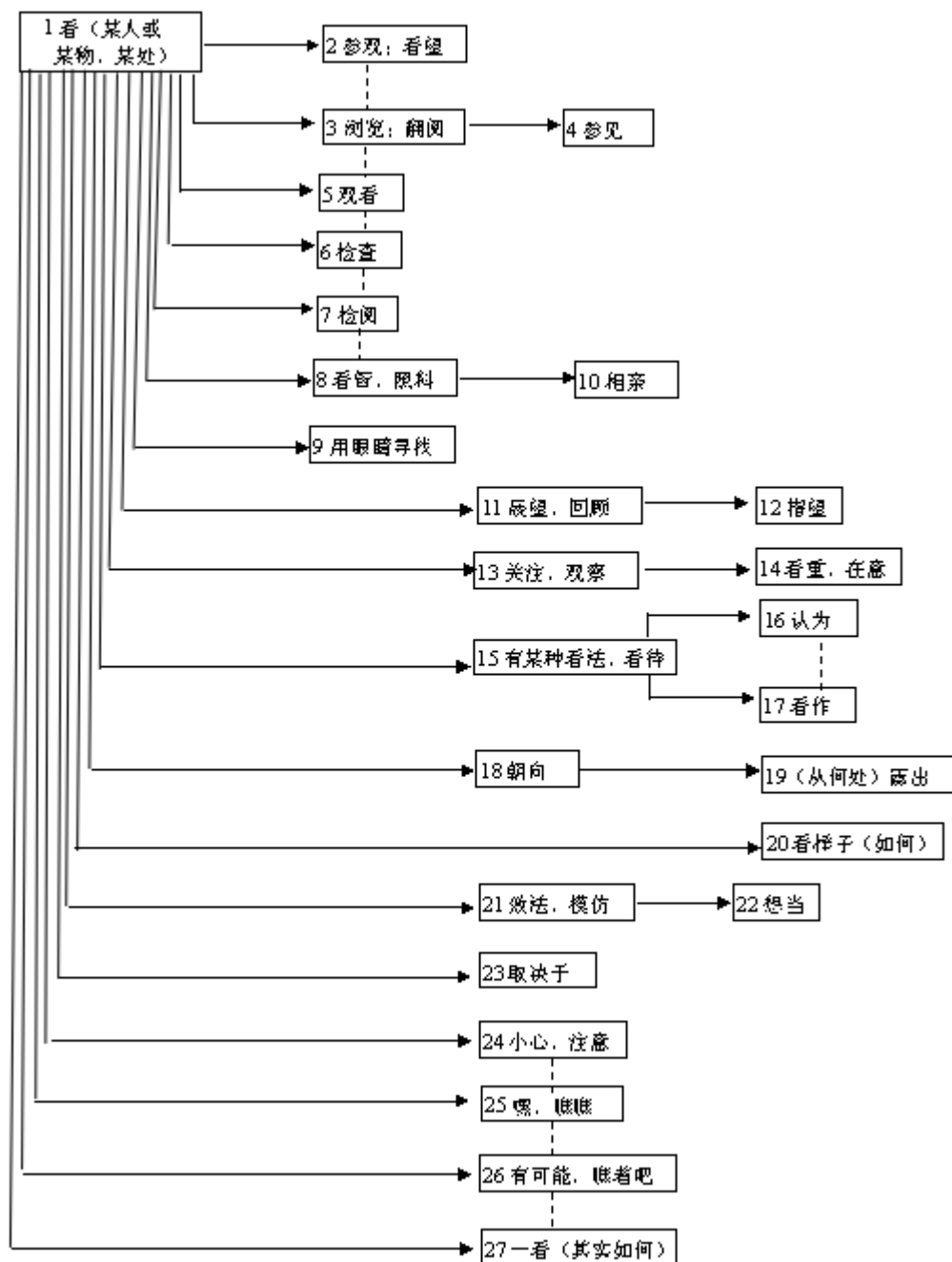
*смотреть*₂₆ 的释义是 *весьма вероятно, очень может быть* (有可能，瞧着吧)。该意义由 *смотреть*₁ 引申出来。作为插入语，用于口语体中，使用命令式或第二人称现在时形式。语义也发生虚化，视觉接触语义成分消失，增加推断语义成分，由视觉域映射到推理域。视觉意象图式中的感知主体和客体转变为推理视觉图式的判断前提和推导结论。

Ешьте. А то, *смотрите*₂₆, проголодаемся в дороге. 吃吧，不然，瞧着吧，路上我们会饿的。

*смотреть*₂₇ 的释义是 *как оказывается, обнаруживается*. (一看[其实如何])。该意义由 *смотреть*₁ 引申出来，与 *смотреть*₂₅ 和 *смотреть*₂₆ 一样都是语义发生虚化，视觉接触语义成分消失。用于口语体中，在句中作插入语，使用第一人称现在时形式。

Поешь, кажется, до завтра сыт, а часа через три, *смотришь*₂₇, опять как будто ничего не ел. (《俄汉详解大词典》) 吃了东西，觉得好像到明天也不会饿了，然而过了三个来小时，一看，就像什么也没有吃似的。

至此，我们可以构拟出 *смотреть* 的语义网结构，如下图所示：



6 结语

本文主要对多义动词的语义衍生机制进行了深入剖析。揭示动词语义衍生机制，不仅要微观的义素层面进行分析，还应对涉及语义和句法层面的4个词义参数进行考察，同时从深层的认知机制上探寻。应该注意的是，伴随某一语义衍生的可能是上述某些方面，这些方面有着明显变化，而其他方面可能无明显变化，因此义素分析理论、词义参数理论、认知语义理论对某一语义衍生过程的阐释力并不是同等的。但毋庸置疑的是，将三种理论有机结合，深入到动词语义内部，对各个义位之间的衍生路径进行充分阐释，才能更全面、立体揭示词义演变的动态机制。

附注

1 文中例句除个别标注出处外,均出自«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корпус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俄语国家语料库)。

参考文献

- [1] Падучева Е.В. Динамические модели в семантике лексики[M]. Москва: Язык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2004.
- [2] Ярцева В.Н. Большой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Языкознание[Z]. Москва: Большой Россий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2000.
- [3] Johnson M. *The body in the Mind*[M]. Chicago and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4] Lakoff G. *Wome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7.
- [5] 马清华. 语义的多维分析[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6.
- [6] 毛帅梅. 论转喻的分类[J]. 外语学刊, 2009(4).
- [7] 彭玉海. 俄语动词隐喻的意象图式[J]. 外国语文, 2012(4).
- [8] 彭玉海. 语义动态分析方法探索[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9.
- [9] 王寅. 认知语言学[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7.
- [10] 吴哲. 现代俄语词汇的多义性研究[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7.
- [11] 谢之君. 隐喻认知功能探索[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 [12] 张磊. 汉英视觉动词语法化的认知研究[D]. 北京: 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2006.
- [13] 张志毅, 张庆云. 词汇语义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2.
- [14] 赵艳芳. 认知语言学概论[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0.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Mechanism of Verb Semantic Derivation

—with the Perception Verb *смотреть* as an Example

Sun Min-qing

(Center of Russian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tudies of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Semantic derivation is the result of many factors. The mechanism of verb semantic derivation can be revealed with the help of sememe theory, semantic parameter theory and cognitive semantic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ememe, semantic derivation of verb is the transformation of semes with different functions and different positions, a process of semantic structure re-integration. Semantic parameters theory advocates that the semantic derivation necessarily involves change of subject categories, classification category, role of coordination and classification categories in one or more parameters. Cognitive semantic theory, from human being's cognitive ability, claims to explore the cognitive mechanisms implied in meaning, a meaning corresponding to a cognitive structure. Extended meaning is the result of metaphor and metonymy, and image schemas plays a key role.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above three aspects can be comprehensive in revealing the dynamic mechanism of semantic derivation. The perception verb *смотреть* is rich in meanings. Examining its structure and meaning sememe parameters and its cognitive analysis will result in a multidimensional interpretation of the verb's semantic derivation mechanism.

Keywords: semantic derivation; seme; semantic parameters; cognition

基金项目: 本文系黑龙江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学术创新团队“俄语语言学创新研究”(TD201201)和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俄罗斯语言语义学研究”(项目编号: 1254z00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孙敏庆(1985—),女,黑龙江大庆人,黑龙江大学俄罗斯语言文学与文化研究中心,博士。主要研究方向:语义学、语用学。

收稿日期: 2014-09-15

[责任编辑: 张春新]